

战士万岁

当代最可爱的人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战士万岁

——当代最可爱的人

一五一部队编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当代最可爱的人

中国人民
解放军 三五五一部队编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石家庄市太行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9.75印张 204千字
1986年5月北京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200册
统一书号：3271·023 定价：1.85元

编 者 的 话

今天的战士来自八十年代颇受议论的青年一代，他们不同于苦大仇深的老一辈革命军人，他们能完成人民的重托，担负起保卫祖国的重任吗？在老山对越还击作战中他们作出了响亮的回答。本书通过真实的人物和事迹向我们展示了当代中国军人的风采雄姿。他们热爱生活、憧憬未来；但是在战场上，他们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他们继承发扬了老一辈的光荣革命传统，又具有今天的青年一代的特征。本书不仅告诉读者，我们的军队是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更呈现出战士们那一颗颗金子般闪光的心。他们是当代青年的代表，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本书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理想、革命传统、革命纪律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张桂伯、张高仁、黄建生、梦晨。

目 录

硬骨雄风·····	江永红(1)
神炮真的神炮·····	殷步林 孙忠升(35)
时代信任你·····	张友谦 祁 辉 钱 锋(41)
不卷刃的钢刀·····	杨勇虎、彭 耀(53)
众志成城卫南疆·····	魏 铭(57)
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陶海生 王要武 俞 坚(61)
胜利之路·····	孙浩刚 李亚丹 唐中坤(60)
新“神曲”·····	张桂伯(76)
他与战士同生共死·····	吴克鲁(92)
猛虎兵·····	谷恒振(104)
神奇的眼睛·····	陶海生 祁 辉 雷新龙(117)
出奇制胜·····	王要武 胡月武(122)
智勇双全的炮兵排长·····	盛宝璋 陈世金 黄小刚(127)
驱赶死神的人·····	刘国平 伍志明(133)
战友，在他心中重千钧·····	尹洪文(136)
鲜血写成的人党申请书·····	吴 明(139)
初生牛犊战豺狼·····	祁春棠(143)
胜利之路的开辟者·····	晓 英(152)
一颗闪耀理想光华的流星·····	丁紫金 曹锦华 张学洗(164)
将门虎子·····	吴东峰(171)
“杨将军”初出茅庐·····	刘国平 廖启源(181)
英勇不仅仅在疆场·····	钱黎明(187)

一个普通军人妻子的思念.....	廖 昌 源(195)
强兵强将.....	张宝全(209)
一代天骄.....	胡汉平 许佳文(241)
钢铁阵地“一一六”.....	伊 均(258)
炮火下的足球队员们.....	任红举(269)
民富兵强.....	江永红 祁光军(276)
战士万岁.....	李伟中(281)

硬 骨 雄 风

——“英雄硬六连”随访记

江 永 红

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一往无前，坚韧不拔，勇于自我牺牲，信念坚定不移的硬骨头精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打仗离不开它，建设四化大业离不开它，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它。

——作者

一九八五年六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某团六连“英雄硬六连”的荣誉称号。也许因为我曾追随他们的足迹到过老山前线，和他们一起在猫耳洞中共过甘苦吧？这个消息竟使我欣喜若狂。

这个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英雄连队，历经百战，涌现出刘四虎、尹玉芬、高家凯等十五位战斗英雄，曾荣获西北野战军授予的“战斗模范连”荣誉称号。和平建设时期，六连又以政治思想硬、军事技术硬、战斗作风硬、军政纪律硬闻名全军，被国防部授过称号。但是，她毕竟三十多年没有打仗了，猛然间拉上老山前线，他们能经受得住战火的无情考验吗？现在，他们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创造了以小的代价歼敌三百五十余人的光辉战绩。“英雄硬六连”，这个新的荣誉称号，就是中央军委对他们的全面评价，就是他们对祖

国人民的最好回答。一股激情涌向我的笔端，一个个硬骨头战士的故事浮现在我的眼前……

第一章 “死地” 传奇

黑暗中，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在险峻的山路上蛇行。每个人都尽量降低自己的重心，身体紧紧地贴着地面；两只手象一对五爪钢锚，小心翼翼地扒着石头，一尺一寸地艰难地向前挪动。严格地说，他们不是在路上，而是在一条线上运动。它只有一尺多宽，是一条突兀拔地的山梁子，两边都是六十多米深的山谷，掉下去就会粉身碎骨。

但是，这条“鲫鱼背”所以被战士们称为“生死线”，主要还不在于它的险，还因为它是连接我钢铁阵地116和无名一、二、三号高地的必经之路，所以成了敌人重点封锁对象。敌人炮兵已对它标定，狙击手已对它瞄准，别说是人影，哪怕是发出一点声响，立即就会招来成排的炮弹和密网般的子弹。白天通过这条路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夜间悄悄地爬行。

连长朱喜才爬在队伍的最前面。他满脸的络腮胡子象一根根倒竖的钢针，一张黑里透红棱角分明的脸，象是斧头砍出来的，一看便知是个性格鲜明、刚强坚毅的人。来到老山前线之后，他已经带着连队坚守了好几个阵地，以伤亡各一的代价取得歼敌三十多名的战果，受到上级表扬。但是，那些都不是最主要的阵地，太不过瘾了！他朝思暮想到被人称作“死地”的钢铁阵地116和无名一、二、三高地上去闯闯。

他难道不知道“死地”的厉害吗？不。他比谁都清楚：上这几个阵地是险象丛生，凶多吉少。它们三面临敌，与敌咫尺之隔，最易遭敌偷袭和进攻；补给困难，上送下运均须经过“生死线”，工事几乎全部被毁，隐蔽极其困难。谁也记不清这里落过多少敌人的炮弹，阵地上原有一片石林，现在已被越军的炮火炸成一片碎石；两根三十多米高的石柱，已被炸得无影无踪；石缝中长出的乔木，或被刨根，或被腰斩，枝叶难寻。木石俱焚，何况血肉之躯的人呢？已经有两三个连队闯过这片“死地”了，无一例外地战果大，伤亡也大。鉴于这里伤亡大，曾经有人建议放弃这几个阵地。但是，它们的地位太重要了！它们是我老山前线的屏障，关系着整个防御体系的安危，按照军事地理学，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门户，坚守门户是赢得战役的关键，明知它是“死地”，哪怕血流成河，也必须坚守。上级这个时候把六连从别的阵地拉上“死地”，是别有一番苦心的。因为这个团队除了防御任务之外，还有反击任务。六连，你能在这块“死地”上创造出奇迹吗？你坚守“死地”一个多月后，还有力量参加反击战斗吗？

他们终于安全地爬过了“生死线”。“死地”到了，一阵腥臭味扑面而来，熏得人直想呕吐。一场持续三天三夜的恶战刚刚在这里结束，战场还没有来得及打扫。他们简直是来到了死人堆里，手一摸一个人头，脚一踩一具尸体。没有星光，锅底般的黑幕把一切笼罩得严严实实，周围寂静得令人窒息。在枪炮轰鸣之中，战士们谁也不会感到害怕。可在此时此地，即使是最优秀的战士也会有三分毛骨悚然。布置完防御之后，朱喜才到战士中去轻声鼓励：“不要怕，我和

你们在一起。”朱喜才相信：只有不怕死的干部才能有不怕死的兵，只有硬骨头干部才能带出硬骨头战士。在前一阶段的战斗中，他总是身先士卒，勇敢沉着，赢得了战士们的高度信赖。现在，只要他在，战士们就会沉着地度过这个可怖的夜晚。朱喜才担心的倒是天亮之后……

天亮了。六连的战士们才识“死地”真面目。夜里黑古龙冬不觉得，白天一看：乖乖！它袒胸露背，赤裸裸地暴露在敌火射界之内。贴着地面偏着头露出一只眼睛向前望去，对面敌占的小尖山头象一个层层叠叠的蜂窝状巨型碉堡，石洞口可见敌人乌黑的枪口；再往后看，“生死线”象一条飘在空中的细线，阵地就象是这根线拴着的几个放出来的风筝。

“他妈的！”朱喜才骂了一句，“什么鸟地方！”“死地”环境恶劣他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他也未曾想到会有如此严重。兄弟连队辛辛苦苦堆的几个工事，现在已全被炮火打飞了。他在阵地上爬过来爬过去，幻想着哪怕能找到一个残存的工事也好。可惜他失望了！“工事？工事？”

工事是防御作战的基本要素之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都要有工事。没有工事的防御战怎么打呢？丘陵地、平原、和网稻田地、沼泽地，什么地方没练过呢？可现在为什么偏要碰上石头地呢？石头地乃兵家大忌。一颗炮弹落下来，相当于两颗甚至于三五颗炮弹的杀伤力。只有要求寸土不让的边境保卫战才不得不在石山上设防。他最害怕的是敌人在这个时候打炮，没有工事，躲都没处躲呀！

“轰——啪！”“轰——啪！”朱喜才最害怕的事发生了，敌人的炮弹伴着尖声怪叫打来了。飞沙走石，弹片与石

子齐飞；硝烟弥漫，碎石与粉尘俱下。这时候，就象近距离观察火山奇观的冒险家，是否伤亡，全凭自己的运气了。炮击过后，战士们从碎石堆里爬出来。运气不错，只有一名战士受了伤。但是，朱喜才和大家都知道，运气是靠不住的。兄弟连队一个加强班在这里时，因为没有工事，上来是十一个人，下去时只有四个全人。打仗决不能凭侥幸。可有什么办法呢？朱喜才不停地重复一个口令：“注意隐蔽！”“怎么隐蔽呀？连长！”“怎么隐蔽？”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想办法，傻瓜！”

傻瓜？到底谁是傻瓜呢？朱喜才与其说在骂别人，倒不如说在骂自己。作为连长，他曾经是那样自信，前面守了十几个阵地，他总是胸有成竹，方法一套一套的。而在这块“死地”上，他却成了傻瓜。呸！他猛地朝自己的脑袋击了一拳。坦白地说，他曾经有过听天由命的一闪念：只要不丢阵地，伤亡大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伤亡大说明条件恶劣，说明战斗残酷，说明战士英勇。这样的事迹可以使人们感动得流泪。坐在安全地带的人总爱把眼睛盯在悲壮的场面上，而极少去注意指挥艺术。恰恰相反，在一个真正的军人看来，指挥艺术却是第一位的。战斗故事应该让后方的人民听了笑，而不是哭。任何一个军事指挥员都没有用战士的鲜血来掩盖自己指挥无能的权力！

“呸！呸！”几声清脆的枪声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危险！两名炊事员背着饭袋，正沿着生死线朝阵地走来。敌人的狙击手封锁了路口，其中一名负伤倒下了。“快往下滑！快往下滑！”朱喜才不顾一切地大喊起来。这是他的战士，负伤的一个叫冯伟兴。但是他的呼叫已经来不及了。敌

人的狙击步枪牢牢地瞄准了他，连续几枪打来，他牺牲了！

冯伟兴！冯伟兴！”朱喜才止不住涕泪纵横。一个多么聪明勇敢的战士呵！他是浙江上虞人，越剧唱得漂亮极了。一闭上眼睛，他活泼可爱的模样就历历在目。可“如今是千呼万唤唤不回，上天入地难寻见，可叹我生不临别话几句，死不能扶一扶七尺棺！”平时冯伟兴清唱越剧《红楼梦》中“哭灵”这一段，朱喜才觉得他太伤感了。现在他觉得贾宝玉的这几句唱词还远不能表达自己对战士的哀思。一个指挥员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士罹难而毫无办法，他怎么能不痛心疾首呢？我们的战士总是那样爱护自己的指挥员。朱喜才忘不了炊事员李明华送饭上阵地时，看他嘴唇干裂了，起了一层层的白皮。他记在心上，回去托司务长去县城买了五斤橘子，自己冒着炮火送上阵地。“连长，吃点水果润润嗓子吧！”说完，他丢下橘子就走了。这就是我们的战士，每月拿十元津贴费的战士。朱喜才捧着橘子，双手颤抖不已，满含眼泪地对指导员高林科说：“老高呵！我朱喜才平时对战士严厉得要命，有时还不干不净地骂上两句。想不到战士在这个时候还惦着我。”他抽泣了，“看来，我今后对战士的态度得改一改。”这五斤橘子，他只闻了闻，一个也没有敢吃，全部送给了守在最前沿的一排。当时他发过誓：“我连长要不爱兵，就不是共产党！”

爱兵？什么是一个指挥员对士兵最大的爱呢？那就是正确的指挥，尽可能干净地消灭敌人，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即使在这块“死地”上，也决不能让战士作不必要牺牲。

朱喜才拖着三天三夜没有吃饭的身体在阵地上爬去爬

来。“猫耳洞？交通壕？难道就不能从这个模式中跳出来吗？”是呵！在什么地形上打什么仗，这才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人的思想往往会被某种习惯的模式框死，钻进牛角尖而不能自拔。但只要一跳出这个无形的模子，眼前便会豁然开朗。朱喜才高兴地一拍脑袋，“有了！”他打电话向团后勤要四样东西。

“什么？你是搞生产，还是打仗？”后勤一时如坠五里雾中，给他弄迷糊了。他要的四样东西都是在供销社里可以随便买到的。

“是的！就这四样东西，请你们尽快送上来。”朱喜才又重复了一遍。

“朱喜才这小子不知怎么昏了头，简直是莫名其妙！”尽管人们都在摇头，但还是给他送来了。

叫人莫名其妙的事还在后头。三天之后，六连报来上“死地”后的第一个战果：歼敌四名，其中连长朱喜才亲手打死两名。敌人暂时没有进攻，战果从何而来？更叫人惊讶的是他们的战果直线上升，一个月中达到歼敌五十七名之数，并且抓到一名俘虏，自己除炊事员冯伟兴外，竟没有伤亡。这莫非是天方夜谭？朱喜才不会吹牛吧？

“好！欢迎大家上阵地来参观，并且可以免费过枪瘾。谁来我连长亲自陪同，包接包送。”朱喜才在电话里哈哈大笑地回答。真会开玩笑，这么个危险的“死地”，谁敢随便便不顾性命去参观？但朱喜才的笑声更增加了“死地”的神秘色彩，尽管危险，也一定得去看看。

团机关的干部和团首长来了，副师长也来了。

不论谁来，朱喜才总爱把他们带到九号哨位。这个哨位

正对着敌人重兵把守的某阵地上的一段堑壕，朱喜才用两只狙击步枪卡着这个喉咙，只要敌人一出现，一枪打去，百发百中，副团长的手痒了，抢着狙击步枪等着敌人出现。“呸！”他亲手消灭了一名敌人。哦！人们明白了：六连的战果归功于冷枪歼敌。这个九号哨位就差不多天天都有战果。

九号哨位是朱喜才亲自带着战士们修的，两个射孔对着敌人。它巧妙地利用了一块大石头，使我可以打到敌人，敌人却打不着我。“刁！这个工事修得刁。”首长们非常高兴。但这工事是怎样修起来的呢？过去“死地”就吃修不成工事的亏呵！朱喜才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问：“还记得我们打电话要的那四样东西吗？”对了！是锤子、锯子、撬杠和麻袋。他指着工事，讲了他的诀窍：先用麻袋装上石子，垒起防护墙；用锯子锯断木头搭在上面，再堆上装石子的麻袋盖顶；最后是锤子和撬杠在里面慢慢掏洞。这一切当然都是在火力掩护下进行的。好哇！朱喜才，你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在“死地”上，象九号哨位这样的工事六连修了数十个。这种工事能防炮、能战斗、能生活、能长期坚守，“死地”从此变活了。虽然敌人向这里倾泻了数千发炮弹，但六连的战士们仍然在里面下棋、打扑克、看书刊、听音乐，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敌人可以听见我们的笑声，却看不到我们的人。一旦他们敢于露头，我们的值班狙击手正等着他们哩！“把危险送给敌人！把恐惧引向敌人！”硬六连以攻为守，一个冷枪歼敌的运动在阵地上开展起来。战士们风趣地把冷枪歼敌叫做和敌人进行“射击比赛”。从六连刚上“死地”算起，敌人曾经以二比零领先，可现在敌人的记分牌上

仍然是二，六连的记分牌上却已经五十七了。也许是六连的神枪手们把敌人吓坏了吧？他们只敢打炮却不敢派步兵来进攻，几次特工偷袭也被六连打垮了，还白白送来一个俘虏（因伤抢救无效死亡）。敌人已经有几十名成了枪下鬼，竟不知子弹究竟是从哪儿飞出来的。原来朱喜才还规定了一条严格的纪律：敌人单兵露头才准打，两个以上不准打。为啥？一枪只能打死一个，另一个就可能发现我们的射击位置。可越是这样，愚蠢的敌人越是不敢两个以上出来。大概他们以为单兵行动伤亡小吧？

六连的神枪手们打得敌人再也不敢露头挑衅了。偶尔出来一个也是有出无归。“死地”变成了安全带。六连以她的过硬技术和聪明才智压倒了敌人，迫使他们不得不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一九八五年二月，六连以歼敌一百一十二名的战果结束了守卫战，接受了新的作战任务。

第二章 激战小尖山

绿的树，红的土，陡峭的山，碧蓝的水。没有车水马龙，没有鸡鸣犬吠，一切静悄悄。四顶褪色了的军用帐篷依山傍水，隐于绿树之下，立于红土之上。好一个藏龙卧虎、磨剑习武的所在。

六连秘密集结在这里，养精蓄锐，准备收复小尖山和138高地的战斗。

战斗之前往往是平静的，甚至有几分悠闲。训练回来，

战士们脱得只剩一条小裤叉，跳进清澈见底的溪流中嬉水，然后躺在沙滩上舒舒服服地晒太阳。胆子大一点的，结伴来到边境寨子里，和苗家姑娘唱唱歌，跳跳舞。每个人都理掉披头长发，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衣服洗得一尘不染。写封信给父母报个平安呀，和未婚妻谈谈情呀。但是，这只是战士的特权，干部们这时候往往会比战斗中还要紧张。

在一顶帐篷里，堆着一个小尖山、138高地和无名三号高地的地形沙盘，上面红红蓝蓝的各种标志显示出敌我双方的态势。六连的干部们围着沙盘，一会儿激烈争辩，一会儿又静静沉思，沉思之后又是一场更加激烈的争辩。打仗不是儿戏，指挥正确与否关系着战斗的胜负和多少战士的生命。每一个方案提出来，都要一人充当“红”军，一个人充当“蓝”军，各执一根教鞭在沙盘上互为敌军，认真对抗。也不知进行过多少次这样的模拟战斗了，结果都不出两样：不是我败敌胜就是我虽胜，但伤亡很大。小尖山，你真为敌人所吹嘘的固若金汤么？

小尖山、138、无名三号三个高地互为犄角，成一个倾斜的品字形。除无名三号敌我各占半边外，小尖山和138成为敌人向我进攻的跳板，伸向我阵地的毒牙，控制着我方通路。敌人多次向我发动偷袭和反扑，都是以小尖山为依托阵地。收复小尖山和138，清除无名三号反斜面之敌，是稳定我整个防御体系的关键。而小尖山陡峭险峻，洞穴密布，各核心工事之间有盖沟相连，天然一个易守难攻的堡垒。敌人藏在石洞之内，炮火准备等于隔靴搔痒；敌人居高临下，布设交叉火网，步兵冲击等于虎口拔牙。上级规定的攻击时间一天天在迫近，怎么打？怎么打呢？我们的目标是既要战果

大，又要伤亡小呵！

敌后出神兵

正在全连冥思苦想，不知计将安出之时，三排长范洪庆拿出了一条锦囊妙计：反客为主。即把火力队秘密潜伏在138高地，到时如神兵天降，以猛烈火力摧毁敌小尖山核心工事，掩护突击队从正面突破。

这个建议是如此大胆，几乎使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138为敌占高地，位于小尖山的侧后。火力配置在这里固然可以出敌不意，对敌人构成最大威胁，但如何接近？上去之后又如何藏身？万一潜伏分队被敌人发现，那就一个也跑不回来！

范洪庆拿根教鞭指着沙盘说，“出奇制胜，以奇用兵，任何奇都包含着险，奇险奇险，不奇不险，不险不奇。它所以险，是因为一旦暴露企图，就会满盘皆输；它所以奇，是因为出敌不意，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这位南京陆军学校的毕业生外号“智多星”，心中有一个当将军的理想在默默地燃烧。现在他仿佛是在军事院校的讲坛上进行论文答辩，满口的哲理和军事辩证法。他继续侃侃而谈：“我们把火力队潜伏在138高地，也就是说放到敌人侧后，敌人万万不会想到。出敌不意就是最大的安全。”

有人问：“你说怎样才能上去，又怎样才能不被敌人发现吧？”那口气显然是对他的夸夸其谈不满。

他把手中的教鞭往下一压，不慌不忙地说：“据我们长期观察，138高地上的敌人白天由于被我冷枪打怕，全部缩回